

◇水润南方 王国华专栏



王国华，“城愁”散文的倡导者和书写者，现居深圳。

这里曾经有好几个村庄。一曰公爵薮，又名公雀、江雀薮，公爵斗，村民多姓伍。一曰白沙蓐。一曰更鼓岭。另有下莆村，又名下布村。1956年，此地修建水库，名铁岗水库。村民全部迁出，搬至河东、翻身、沙河农场等处。参与过水库建造的老人在回忆录中写道：“库区淹没土地6110亩，迁移人口599人，拆迁房屋6810平方米”。六百来人，似乎不多，但在农耕时代，若干个村落，又是战乱，又是荒年，种荔枝、收水稻，日子如走钢丝绳，未遭灭顶之灾，一代代繁衍下来，也不是易事。

万物皆要从无到有，从有到无。旁观者大多只经历其中一个。比如从无到有。此地的祖先们从遥远的地方迁来，于山林中辟出一块平地，盖屋容身，生产饱腹，眼看着子孙成群，离世时，心中还有充足的豪气和满意。此后的千百年间，世代代皆攀在这无中生出的“有”上，在这里长大和恋爱，喂鸡喂鸭，以为世界永远是这样子，更改不得。再如从有到无。安土重迁的

小友上小学一年级，是个汽车迷。最近，他的“汽车战队”又添了新成员，这再次激起了他玩车模的兴趣。开学前两天，他不顾准备开学的指令，在家造起了升级版“立体”停车场。建成后，他拉着我去看，让我着实吃了一惊。停车场有大门不稀奇，分进口和出口，居然还有两根升降杆，而且车过升降杆后，还有减速带。升降杆和减速带用的是筷子，难怪那天吃午饭时，我发现少了好几双筷子。小友的停车场有两层，二楼建在茶几上，二楼到一楼的坡道，他用了收纳盒的盖子，坡道上也造了好几个“筷子”减速带。他还给所有的车位都装了停车杆，用的也是筷子。

我折服于小友观察生活的能力，他一边观察生活，一边升级他的想象力。这也让我更坚信，会玩的孩子，学习能力应该不会差。开学前一天晚上，我让小友把车都收起来，他一副不乐意的样子，讨价还价才同意收起来大部分，留下最喜欢的几辆。也对，开学，不是只有学习。

开学第一天回到家，有友和小友

◇云上花开 胡蛙蛙专栏



胡蛙蛙，原名胡岚，中国作协会员。铁门关市作协副主席。作品见《人民日报》《光明日报》《文艺报》《中国艺术报》《散文海外版》《北京文学》等刊物。著有《寄秋书》《风从域外来》。获“第五届中华铁人文学”奖、2023年《作品》“十佳评刊员”金奖。

车行在宽阔的柏油路上。车轮碾过风声，把一片片新绿，一簇簇粉红，远远地抛在后面。起初以为那簇粉红不过是红柳花。

车驶过，又一片粉红的花海，粉粉艳艳，远看像无数粉色的星星，随风起伏起伏，娇羞的样子如婉约的小令。

原来是罗布麻花开了。

罗布麻为野生草本植物，主要分布在新疆塔里木河和孔雀河流域，多在新疆罗布平原罗布泊地区生长，故名罗布麻。别名吉吉麻、泽漆麻、缸花草、野茶，维吾尔语称罗布欢的尔。

旷野寂寥，戈壁粗犷，罗布麻开得粉艳，宛如布衣娇娘。罗布麻，这三个字不知怎会和这样娇羞的花连到一起，花在枝头如倒悬着的碗，像怀春的少女，风一吹羞红了脸，再一吹低着头，千娇百媚，任你怎样打量也是犹抱琵琶半遮面。好多年以来，我都叫它打碗碗花。小时候见得太多，它就像一只倒扣的碗，花朵如大拇指甲盖大小。

野生罗布麻分大花罗布麻和小花罗布麻，外形上一眼就可辨出。我说的布衣娇娘，像碗一样倒垂在枝头的，

水下的事物

人们，到了中年老年，忽然接到通知，全家连根拔出，进入别人的村子里，重新开始生活。背井离乡，一步一回头时，难免一步一悲凉。

眼前这无边无际的清水，埋没了多少物证。遥想当年搬走的人们，他们无法淡定从容。心慌慌、意茫茫，手脚忙乱地收拾一下，尽量把能带走的都带走，但有些事物必然要就此别过。房子和房子周围的树木，家里养着的鸡鸭狗羊，都牵连着村民曾经的悲欢离合。现在，它们全部沉入水下，悲欢离合也就没了着力点。那些离开的人，失去了故乡，再想转回身，已找不到前人的骨骸。但骨骸们携带的灵魂并没离开那个地方，还在水体下面，与鱼虾嬉戏。它们找不到后人了，就把鱼虾当成亲人。而那些鱼虾也会在某些时候被它们的后人吃掉。

和留在水库中的事物发生过关系

留住放飞的想象力

又提了一个无理要求：玩大米。我一下子嗓门提高八度：“开学了啊！”话一出口，有点后悔，于是，和他们约法三章：玩10分钟；不能浪费大米；到点得收拾好。说是玩大米，其实他们玩的是奶茶铺游戏。开学前几天，带两个孩子逛街，两人说要喝奶茶，让他们如了愿。到家，两人就跑进厨房，拖出米缸，正要呵斥他们，两人笑嘻嘻地对我说：“这是装奶茶的桶。”原来他们等奶茶那会儿，已经把奶茶的生产流程牢记在心。他们搬出米桶，把吃火锅用的不锈钢大勺子放在米桶里当舀奶茶的勺子，量米用的杯子则是奶茶杯，“双友奶茶铺”开张了……我在一旁，好气好笑但也服气，这就是想象力加创造力玩出了新花样。

不过作为家长，我的心里总还是有点矛盾的。毕竟开学了，学业还是最重要的，从内心深处来说，还是希望他们能多做一些作业，多上几个兴

的人，惦记那些故事的人，早晚都会离开人世，直到多年以后，所有的人都以极其旁观的心态，坦然面对这一片汪洋，事不关己高高挂起。就像我们面对一棵树，一座高山，岂知高山下面曾经埋过祖先一只断开的脚。乘坐着火车呼啸而过，岂知铁路下面有过祖先的亲生弟弟吐出了一口血。

人和人必定有从亲密到疏离的过程。时间如行云滚滚而去，亲人变路人。

我并不执着于“不变”。人对万物的移动和改变，本质上同蚂蚁对地形的改变是一样的。河堤溃于蚁穴时，蚂蚁全都葬身滔滔洪水中。人类岂不是也一次次如此。此亦是天意。工蚁们按着图纸认真打洞，哪里知道挖的是岌岌可危，随时让全体同类倾覆的大堤呢？在它们的经验里，钻研大堤比钻研水泥更能带来快感，虽然水泥更安全些。事后看，即便水泥地，又岂能万事安然？从一个更长的度量上回望，万物均毁。所有暂定的对错，不过是强行加给当事者的结论。或许，故事才刚刚开始呢。

趣班，但自由玩耍，观察生活中的不同事物也相当重要。

有友每学期最期待的，是开学第一天他们学校的游园会，这次也不例外。她带回来自己做的创意纸电路，说这次游园会上有很多发挥创造力和想象力、自己动手实践的项目，除了创意纸电路，还有探索微观世界、神奇的磁悬浮超导体……都很好玩。我说，这种看似“不务正业”的活动，其实挺好。有友反驳我，说这叫“有益有趣”。

我们都喜欢和有一颗有趣灵魂的人打交道，其实，孩子的童趣就是最有趣的灵魂。开学以后，收心学习的同时，也得留点时间给他们放飞想象力。我很喜欢卢慧文校长在开学典礼上分享的三句话：“用一颗好奇的心去探索学科的世界，用主动的思考去审视学科的内容，用实践的精神去应用学科的知识。”

开学了，当我们踩下孩子放飞的刹车时，每天再给他们留一点自由玩耍的空间、保留一点探索生活的时间，毕竟想象力是学习力的翅膀，也是创新思考和自主学习的基石。

罗布麻

是大花罗布麻。小花罗布麻，花为碎瓣，花茎红色，米粒大小，开得红艳，清爽，明明白白，形貌上少了朦胧娇羞。药用价值在大花罗布麻之上。不仅罗布麻叶可以当茶饮，罗布麻花亦是是可以饮用的。花是植物的精华，花期有限，功效又在罗布叶之上。

罗布麻茶冲泡开有春天的颜色。人口寡淡，有乡野风味，在尉犁县，任何一家寻常的饭馆，都会给客人泡上一壶罗布麻茶，是为一方风俗，既消食又保健。

新疆不产茶，罗布麻茶是例外。塔里木河流域的尉犁县有罗布麻茶加工厂。据《本草纲目》《救荒本草》等古药典记载，罗布麻可全草入药，罗布麻治疗高血压、慢性充血性心力衰竭、高脂血症等均有显著疗效，并具有抗过敏、抗癌、抗辐射、延缓衰老等保健功能。

中药的药效在时间里。塔里木河流域的罗布老人多长寿，罗布人村寨

多有百岁老人，这与他们的饮食及生活习惯分不开。塔里木河流经那里，野生鱼、胡杨、芦苇、罗布麻、沙漠，是那片古老土地上经年不变的风光。罗布人依水而居，晨曦微明，他们摇着卡盆，穿过茂盛的芦苇丛在海子里捕鱼。河水清澈，鱼虾翔集。夕阳晚照，山林空寂，炊烟袅袅，是他们在烧烤食物。罗布人不事庄稼，以捕鱼为生，就地取材，拿红柳枝当钎子，将鱼一剖为二，用红柳枝串起，取朽木生火烤制，红柳枝的香味慢慢渗入肉里，食之别有一番滋味。

“葛之覃兮，施于中谷，维叶莫莫。是刈是漙，为絺为绌，服之无斁。”《诗经》中说葛长在山谷，藤叶茂盛，可以采来制作夏衣。罗布麻的茎叶也能制衣。据说一件衣服价值不菲。葛与罗布麻一在南方山谷一在北方戈壁，又都能制衣，像是隔着千山万水的异姓同宗。

罗布麻花开得汹涌，如星如雪汪洋一片，一阵风过，轻枝摇曳，远远的香气袭来，香得优雅、含蓄，像它们娇羞的花瓣，令人心旌一动，随风去了远方。